

鄭炳南小說

香港風雲

1



第一部 圈套

第二部 鼯鼠

第三部 目標



2462



A0988404



香港風雲

第一部 圈套 · 第二部 颯鼠 · 第三部 目標

(一)

鄭炳南 著

你閱讀的是小說，其情節和人物
可能曾在香港發生，
就好像想到的、幻想的、期望的
總比做得到的多得多一樣

科華圖書出版公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書名 香港風雲（一）

原著 鄭炳南

封面設計 廖漢榮

扉頁設計 鍾基澤

出版 科華圖書出版公司

香港九龍新蒲崗五芳街十號新寶中心二樓一〇六室

電話：二三三三 五八五六 傳真：二三三九 六五八五

郵箱：香港九龍城郵政信箱八九三二一號

網址：<http://www.hkauthors.com.hk>

電子郵箱：forward@hkauthors.com

forward@forward.biz.com.hk

發行 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旺角洗衣街二四五號地下

電話：二三八一 八二五一 傳真：二三九七 一五九九

印刷 廣記印務公司

香港九龍大角咀榆樹街十四號華源工業大廈九樓

分色製作 星輝分色製作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新蒲崗大有街32號泰力工業中心十樓四室

電話：二三三三 〇〇六三 傳真：二三三三 三九四七

二〇〇二年六月初版

版次 國際書號 ISBN 962-16-0147-9

©2002 Forward Book Co.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目錄

第一部

圈套

第一章 辣手綁票

第二章 千萬贖金

第三章 追尋線索

第四章 法律之前

第五章 真假難辨

第六章 圈套背後

第七章 天網恢恢

第二部

鼯鼠

第八章 波譎雲詭

第九章 閻王蹤跡

第十章 生死之謎

第一章 露體之恥

第二章 含冤保釋

第三章 交易條件

第四章 瘋狗演出

第五章 情殺陷阱

第六章 駝嚼之樂

第三部 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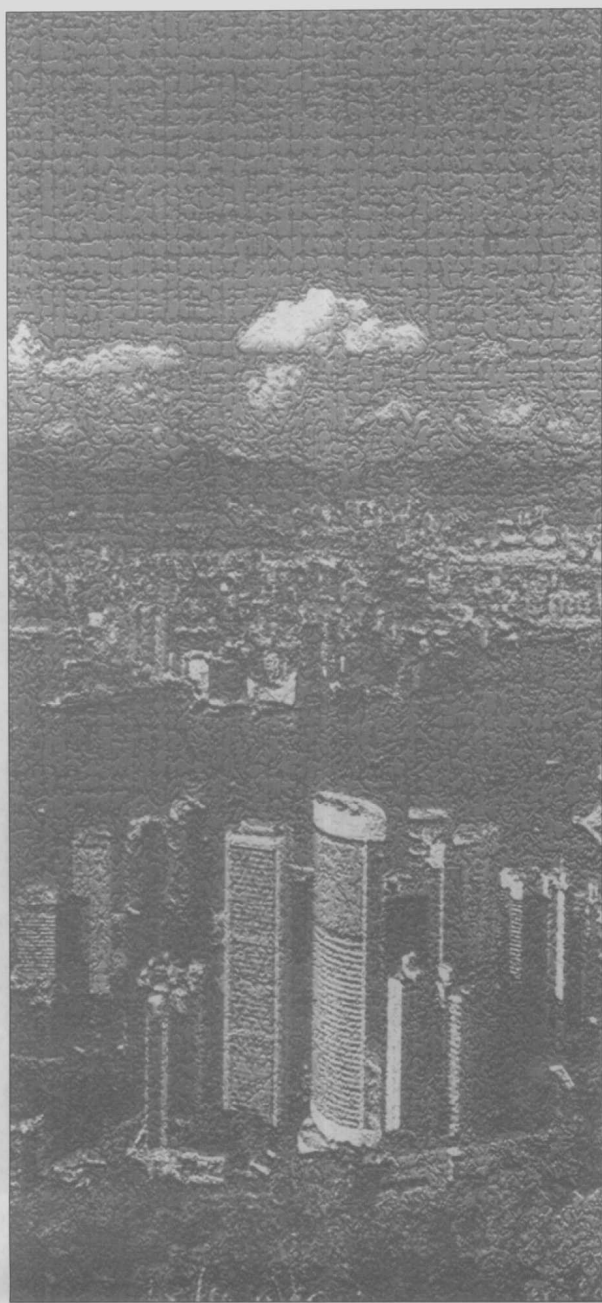
- | | |
|-----|------|
| 第一章 | 爭奪地盤 |
| 第二章 | 付予重任 |
| 第三章 | 手指風波 |
| 第四章 | 江湖恩怨 |
| 第五章 | 刺殺陰謀 |
| 第六章 | 捕虎行動 |
| 第七章 | 誰有價值 |
| 第八章 | 絕不手軟 |
| 第九章 | 誘餌對象 |
| 第十章 | 律師道德 |

第十一章 得益者誰

第十二章 螳螂黃雀

第十三章 是非所在

第一部 圈套



第一章 辣手綁票

雪白如緞的背脊給閻公帶來視覺上的強烈刺激，嗡嗡的輕微空調聲使心臟緊縮，如同比賽中泳手要達終點，畢業典禮時畢業生上台領取證書一樣，心臟蓬蓬作響。這時，飽經滄桑的耳朵聽見房門外傳來輕微的咔嗒一聲。

神經繃地像熱鐵澆上冷水，閻公敏捷地從女體上抽身，左手陡地拉過薄被，披蓋在愕然不知所措女體上，右手就將彎腰屈曲女體硬生生地按俯床褥上。他用嘴貼在薄被上一字字說：「不要動，有人。」女體在薄被下微微地顫抖。

閻公赤着身體，如貓一樣才兩步就跨到房門邊，右手刷一下抽出放在化粧桌上的日本軍刀。兩尺長刀刃在空中一閃，他兩手緊握軍刀，站在門邊兩尺之遙，盯住正在緩慢轉動的把手一動不動。

門砰然被踢開，兩個漢子一前一後竄進來，衝前的人手裡的滅聲手槍輕微地吐了兩次，射向床褥上隆

起的肉體。

刀光幾乎同時一閃，一隻連接手槍的手臂洒灑着鮮血「啪」地掉在地板上。慘叫聲中，鋒利刀尖指向第二個漢子的喉嚨。

這是一個鼻孔朝天的人，臉上彷彿裝着一副電器插頭，兩個黑黝黝孔洞叫人生厭。他被閃亮的刀尖迫得連退兩步，背靠牆壁。他看着在地板血污裡翻滾慘叫的同伴打個寒噤，右掌的手槍不由自主地掉在地板上。

失去手臂的漢子痛得昏死過去，房間裡兀地靜如死城。

「跪下去。」閻公低聲喝斥，伸腳把地板上的手槍掃入床下。

刺客瞪着刀尖緩慢地跪在地板上，閻公裸露的下體正在他臉前晃動。如同首次帶了避孕套爬上妓女身體的嫖客一般，恐懼蓋過了滑稽無聊感覺。一滴滴鮮血沿着刀刃滑溜下來，他覺得刀尖陡地迫緊，已刺破喉嚨的皮膚，臉孔刷地蒼白，兩個討厭的黑鼻孔噙動得像噴氣口一般。

「誰叫你來的？」

他的嘴唇抿得緊緊地，盯着閻公那灰慘慘臉孔上三角眼輕輕地說道，「江湖上說：一見閻王，沒命回頭，反正我說出來也沒命。」

「說出來，閻王送你一命。」

「是一個電話，說大哥洗手不幹了。電話中說，上千兄弟的前途，要不幹槍枝生意，只有閻王爺上天才

行。」

「大哥的聲音？」

「聲音每次不同，你來台灣前已鬧了天，這把聲音在指揮幫裡兄弟，誰不聽話，立刻沒命。兩天裡，十三太保只剩下閻王爺你一人了。」

「什麼？」刀尖陡地入了喉嚨兩分。

兩個黑洞脹得好好大。

「小弟不得不幹，誰不幹誰沒命。電話中的人確有主宰生死力量。我們查出電話是從香港打來的，誰敢不聽？和大哥的神秘身份一樣，沒有人知道是誰。」

「我知道大哥是誰。」閻公的口吻像牧師一樣自信。三角形眼睛冷凝如寒冰。「你們兩個人來這裡，還有誰知道？」

「沒有別人，你……你答應不殺我的。」

「閻王爺的話，死人才會相信。」

「閻王爺，我願意……」

閻公輕輕一推，刀尖戳穿對方喉嚨，他鬆手讓軍刀跟屍體一起撲向地板，才冷靜地環視房間，走去客廳打開窗戶，注視屋外寂靜空曠的街道。

六月悶熱的空氣從窗外湧進來，台北高尚住宅區的獨立洋房相互隔着一個個花園草地，槍聲和慘叫聲

混和空調聲傳到外面，比夫婦吵鬧聲更難引起人們的興趣。

閻公冷冷地乾笑着，一手關上窗門，走進盥洗間裡，用熱水和肥皂沖洗濺在身體上的血污，穿上衣服，頭也不回地走出房子，坐上停泊在屋前女主人的寶馬房車，很快地消失在台北街頭。

「鈴——鈴——」

電話鈴聲在香港中央警署重案組刑事參事馬援的辦公室裡響了又響。掛在牆壁的錦旗、獎杯，辦公桌上混亂文件，顯示了主人個性是表裡一致的。他是一個實際行動的人，不是個能長久呆在辦公桌邊運籌帷幄人物。

「三、四……」馬援躺在座椅上，用架在辦公桌上左腳把電話機座撥到足踝中間。銳利的眼睛嵌在細長濃黑眉毛下，牢牢地凝視着古舊黑色電話，默默地在心裡數着。

「六、七……」

通常到了第十一次，老婆就會砰然掛上電話。他們之間的冷戰已進入第二天了。兩年婚姻生活，使他對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有無可奈何悲哀。這個時候，不管他用什麼話題回應，都會令任何一方浮起莫名其妙的厭惡感覺，掀起爭吵。婚姻是真正存異求同的民主訓練營，站在營外覺得民主簡單可愛，進了營裡卻因了解真相而痛恨自己幼稚無知。兩年後今天，馬援對婚姻專家和民主領袖的甜言蜜語，同樣敬

而遠之。他知道，真理不會越辯越明，這只是欺騙你獻身，引君入彀的動人謊言。所以，保持沉默，準時回家，老婆自會替雙方找出下台階而又雨過天青。這才是百試不爽的靈驗方法。

「鈴——鈴——」

鈴聲頑固地充填在不到一百平方呎辦公室，他苦笑着搖搖那輪廓分明、精悍能幹的頭顱。

「二十。」

馬援忍不住伸手拿起電話聽筒說道，「重案組，你找誰？」

「馬先生……」

「余太，你好。」馬援一下子就知曉對方身份。因為，下屬會稱他「馬長官」；同輩會「老馬」、「小馬」亂叫；老婆暱呼他「老虎」；上司直呼他英文名「羅拔」；至於黑道歹徒就會咒罵他為「死老虎」。他認識的人當中，只有億萬富豪余安平夫婦，才稱呼他為「馬先生」。

「馬先生，安平又被綁架了。」聲音跟兩年前一樣冷靜自信，沒有半點慌張，彷彿她的丈夫明天就會回家似的，她只不過循例打個電話通知而已。

「什麼時候？你報警了嗎？」

「已經一天一夜了，我只打電話給你。」

「我立刻過來。」

余安平兩年前曾被綁架，也是余太符貴卿打電話通知警察的。馬援由於這件轟動世界案件晉陞刑事

參事。

其中一名綁匪在法庭上向法官投訴，馬援踢碎他的肩膀迫供，使他右手殘廢。這番話引致了長達三個月內部調查。內部調查組高級警司的疲勞詢問，把隱藏在局裡同僚間的妒忌、厭惡全袒露到表面來。在停職待查三個月中，只有總警司何威廉和下屬探員牛伯成敢陪他消遣散悶，許多好朋友遠遠看見他時都會拐彎走開，他從此才懂得，什麼叫人情冷暖，世態炎涼。

事件隨着時間流逝而不了了之。

馬援知道局裡許多人背後對他的評價是「野心勃勃、手段冷酷」。綁匪咒罵他為「死老虎」和他酷刑迫供故事也就傳遍江湖。

從大學畢業投身警察職業開始，馬援發覺自己是個十分重視名譽的人。他相信犧牲，相信自己品格上的崇高一面。他有一副健碩體格，豐肌厚背、臂肌和手掌都顯示他渾身是勁。他滿意自己的外表，認為盡忠職守，堅守正義原則與攫取高職並不相悖。

調查過程裡，同僚落井下石、推卸責任，官僚作風暴露無遺。

幸好有更多時間，是余安平夫婦經常邀請他去別墅度假，用遊艇載他出海垂釣散心。他知道對方感恩圖報，也因此了解到傳說中這位腰纏萬貫，但又不願花費分文吝嗇富豪背後的真正一面。他從余安平夫婦的爽朗豁達待人之道中，開始了解到黑白之外另有一片寬闊的灰色地帶。

「我最需要的是同情。」